

《海鸥》

契诃夫展示恋爱的一百种死法

《海鸥》里的每个人都深陷在多角恋里,没人得到了理想的爱情。有人把《海鸥》称为“恋爱的百科全书”,展示了恋爱的一百种死法。导演奥斯卡·科尔苏诺夫在1998年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奥斯卡·科尔苏诺夫剧院,缩写就是OKT。他的信条是要把经典剧目当成当代作品去排演,去挖掘具有当代性的内在;同时,要把当代作品当成经典剧目去排演,去演绎不受地域和时代限制的内在。



《海鸥》剧照

Q: 契诃夫这部作品对于当代的意义?

A: 在契诃夫的时代,《海鸥》的首演改变了剧场界。如今这部戏仍旧是对当代的考验。妮娜,一个追求出人头地的女孩儿;柯思佳,雄心勃勃想证明自己天赋的年轻人,这样的人物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。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冲突也是类似的,或者广义来说——旧的一代人不愿为新一代人让位。这些方面都与当代文化和生活有着紧密联系。

Q: 你如何引导演员们进入这种复杂的表演状态?

A: 排练的最开始我们对自己说,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演出,而是这之间的过程,一种作为人类以及戏剧工作者对于自我的审视。所以,这种创作方法是最合适的选择,我们强化了对于“真实”的追求。我们尝试提出了一些核心问题作为创作工具:我们是谁?谁是演员和导演?谁是观众?我们使用了《哈姆雷特》中的创作原则——表演必须只对一个最重要的观者进行,当然,很有可能那是我们自身。当掌握了这个创作原则,你问题中提到的那些表现,在舞台上都是可以被其他人看到的。

Q: 在这部戏刚开场时,演员们会用面部表情回应其他演员对他的评价,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什么?

A: 连接我们三部作品的共同元素是演员的这种“特殊注意力”。《哈姆雷特》中我们拒绝了传统的剧场空间——舞台与侧台之间没有空间限制。演员就坐在梳妆台前,在所有观众面前上妆和创造角色。《在底层》中,演员和观众坐在同一张桌子上——演员和观众之间当然不应该有界限。《海鸥》中,这个处理方式变得更激进,试图留下一种“历史跟随观众一起发展”的印象。在当前场次没有戏的演员,观众依旧可以看到他们。观众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所有反应,在《海鸥》这部戏里,我们是没有“幕布”的。

女人要做自己的主角!

《影子(欧律狄刻说)》里的女神欧律狄刻,展现了如何在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下,找到属于自身那个不存在的影子。

《这辈子有过你》,三个女人一台戏,挑三拣四说爱谈情。

“乌合之众”剧团指向法国中世纪的《圣女贞德》——这位全世界女性的偶像,作了一次以女性身体为载体的暴力摔跤。

导演雅娜·罗斯,带来了一部“胜利女神文学奖”作品《我们的班集体》。

全男版《第十二夜》,男人啊,终于身体力行地感知了一次做女人的难!

乌镇戏剧节的常客,青年导演及演员丁一滕反串“窦娥”,把关汉卿名作《窦娥冤》的中国戏曲文本与技巧,结合西方现代派哲学思维与实验形式,旧冤新唱,一曲《窦娥》,表达了中国古代女性对命运的反抗。

甚至,开幕大戏《叶普盖尼·奥涅金》,这个号称“俄罗斯之王”的里马斯·图米纳斯导演也声言,这部作品不应该叫《奥涅金》,而应该叫做《达吉亚娜》,因为达吉亚娜才是这部戏里名副其实的主角。



《水渍》剧照



《窦娥》剧照

对话本届戏剧节艺术总监 田沁鑫

爱和希望,让我们告别精神上的孤寂

今年乌镇戏剧节,田沁鑫很忙碌,作为新轮任的艺术总监,选戏的活儿基本由她主导。前不久,刚刚重病初愈,经历了九死一生,可是对戏剧舞台的热爱不会因为身体的抱恙有丝毫退减。10月18日一早,距离本届戏剧节开幕不足36小时,听完各个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后,田导与乌镇戏剧节发起人黄磊、孟京辉一起奔赴各个剧场。为了不出纰漏,他们坐在前排座位上,亲测字母显示屏;为了不打扰演员排练,他们在黑暗中,查看剧场后台的各个部分;为了保障设施安全,他们在大日头下,反复叮嘱剧场经理和技术人员。10月18日傍晚,距离开幕仅剩24小时,濮存昕抵达乌镇。他和田导信步走在乌镇的小巷里,聊着戏剧和生活。濮存昕说:“乌镇就是自在、自由,它是为自己生、为自己长的。你说呢,老田?”在乌镇,田沁鑫聊起她文艺的初心如何形成,这颗最初的种子又如何影响着她和她的创作,时至今日。



田沁鑫

QA 生活周刊×田沁鑫(本届戏剧节艺术总监)

Q: 为什么会邀请《叶普盖尼·奥涅金》成为开幕大戏?

A: 我们在中戏上学那会儿,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。那片土地上,无论是艺术还是绘画,包括音乐的气质都深刻影响我。这部戏当年在俄罗斯演出时,我就很想飞过去看。从这出戏里,我感受到了艺术的光芒,我只能用尊贵来形容它,还有一种感动,我觉得是一种爱。我私下问导演图米纳斯:“你是不是很爱女人?”导演说:“是的,我很爱女人,我很真诚地爱着她们。”后来我说:“你会发现女人的美,不但是美,还有她们的有趣。”然后他说:“有趣这个词,用得很准确。”所以我在舞台上看到一种爱,一种从女性身上散发的爱。老说戏剧是综合艺术,我在这部作品里感受到音乐的妩媚,还有戏剧表演和技术文本的张力。我很好奇导演如何将普希金这首长诗变成一部戏剧。

Q: 你心里那颗文艺的种子受到谁的影响?

A: 我母亲是画工笔画的,从小耳濡目染。跟她接触的都是大艺术家、大画家。我一直记得有一次在故宫见到刘炳森。他背着一个小孩,前面有一个网兜,兜里有油饼。他就拿着大笔在大殿前的地上写,他的小孩饿了,他就掏出小镜子,拿出一点油饼,对着孩子的嘴往里塞。

Q: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,你一直贯彻“中国故事”,这种坚持里有爱和希望?

A: 我觉得有。对于我们的生存环境,就算物质是丰富的,家庭也是温暖的,但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和独立的精神面前都是孤儿,所以我宁愿做得积极一点儿。